

香港是人民幣「唯一」的離岸中心嗎？

廖湘琨院長
亞洲知識管理學院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和內地有特殊的政治關係，一方面可保持經濟的獨立性，又可以在監管層面上共同協調，例如清算審批，數量和規模控制等，從而緩解國際投機者對內地金融體系的衝擊，這種戰略條件是其它國家或地區難以找到的。香港作為人民幣「唯一」的離岸中心，並沒有其它國家或地區可以取代其位置。

「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爭奪戰愈演愈烈，當香港在發展人民幣業務搶佔先機後，倫敦、新加坡、台灣、甚至深圳前海區都表示有此意願。人民幣離岸中心為何受寵？中國需要多個離岸中心嗎？香港是人民幣唯一的離岸中心嗎？

人民幣國際化勢在必行

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美元大幅貶值，迫使中國和周邊國家簽訂「貨幣互換」協議，取代美元作為貿易支付和結算的貨幣，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基本條件。「人民幣離岸中心」受到重視，最主要原因是人民幣國際化帶來諸多商機，包括外匯、存款、貸款、股票、債券、保險等人民幣業務。

「人民幣離岸中心」是中國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及國際化的重要戰略之一，它是在中國資本市場未完全開放下，作為人民幣走向世界的「緩衝區」，防止國際熱錢大量湧入中國境內炒作。

人民幣在國際化的進程中，必須面對「三元悖論」的考驗，「三元」是指三個經濟目標，分別是獨立的貨幣政策、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經濟目標只能選擇其二，不可能同時兼顧。

所以，中國在貨幣政策自主和匯率穩定的前提下，選擇維持資本管制，以「人民幣離岸中心」作為防火牆，但卻可以實現資本的間接自由流動，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選擇。

所謂「人民幣離岸中心」，是指中國在資本管制的制約下，為非居民或企業提供人民幣結算、借貸、投資及定價等金融服務，具有區域或全球輻射能力的金融市場。從戰略的局面上來

分析，要作為中國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就必須要符合下列的戰略條件：

- 一、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定位及目標；
 - 二、具有區域或全球輻射能力的金融市場；
 - 三、有利雙方經濟發展的相互需求；
 - 四、充當人民幣緩衝區的角色
- 人民幣並不具備國際貨幣的充分條件，只能首先成為亞洲地區內的關鍵貨幣。所以，中國是以「亞洲人民幣市場」為戰略定位，並擴大人民幣的區域影響力及流通數量。因此，「人民幣離岸中心」只能設立在亞洲地區，例如香港、新加坡及台灣等，而倫敦及紐約並不符合戰略條件。

雖然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例如東京、紐約、倫敦等，都具有廣泛的輻射力、良好的金融基礎設施、人才網絡及管理。香港具有輻射東亞和東南亞市場的天然地位，是連接中國和國際市場的紐帶，所以香港自然符合第二個戰略條件。

人民幣的廣泛流通，必須要建立在雙方經濟發展的相互需求之上，例如經貿往來、居民旅遊、跨境貿易結算等，這是人民幣在亞洲地區流通的原因。倫敦或紐約的人民幣流通非常有限，也沒有和中國簽訂「貨幣互換」協議，因而不符合第三個戰略條件。

香港「離岸中心」地位難以取替

最後，金融安全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因素，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和內地有特殊的政治關係，一方面可保持經濟的獨立性，又可以在監管層面上共同協調，例如清算審批，數量和規模控制等，從而緩解國際投機者對內地金融體系的衝擊，這種戰略條件是其它國家或

地區難以找到的。

基於上述四個戰略條件，筆者有理由推斷：香港是人民幣「唯一」的離岸中心，並沒有其它國家或地區可以取代其位置。「一國兩制」的50年（從1997年計算到2047年）不變原則下，香港在未來35年將會仍然是中國的「唯一」離岸中心。

2011年8月中旬，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正式宣佈中央支持香港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特別提出多項措施，包括FDI（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RQFII（境外合資格機構投資者）及到內地推出港股ETF等，已為香港提供一系列的政策優勢，再加上香港所擁有的自身優勢，將進一步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地位。

中國在推行人民幣貿易結算僅兩年後，總量已經高達兩萬億元，已有14個國家或地區與中國簽訂「貨幣互換」協議。香港離岸人民幣存量至今達到6000多億元，由跨境貿易引發的金融業務，使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都渴望分享此盛宴。

但是，假設中國簽署的「貨幣互換」，不是14個國家或地區，而是100個的話，香港是否有容量獨享這個市場？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因為中國的戰略定位仍然是「亞洲人民幣市場」。

不排除建設多個「離岸市場」

自從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設立以來，大規模的國際熱錢不斷湧入，香港的貨幣供應急升，因而造成資產泡沫的壓力。所以，人民幣逐步發展為區域貨幣的過程中，可以有多个「離岸市場」來處理人民幣資金流轉的角色。雖然，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支持

香港發展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但卻沒有排除建設多個「離岸市場」。

「離岸市場」是指為非居民及企業提供人民幣業務的金融市場。「離岸市場」又稱為「離岸金融市場」，它是相對於「在岸金融市場」而言，例如上海是中國的「在岸金融市場」，而香港、新加坡或台灣等都屬於「離岸市場」，市場交易的對象是以非居民及企業為主，基本不受中國法規和稅制限制。

在中國的戰略條件下，「離岸市場」和「離岸中心」是有區別的，「離岸中心」不但包括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還要發揮「防火牆」的角色。因此，香港便成為中國唯一設立人民幣離岸清算銀行的地區，這些制度安排有利於金融安全的實現。

深圳前海區也可以發展為「離岸市場」，「離岸」一詞並非是指地理位置，也可以是中國境內的金融市場，其決定因素有兩點：一是交易對象為非居民及企業；二是不受中國法規和稅制限制。所以，廣東省當局就把深圳前海區規劃為特區，按照香港的法規和稅制，打造一個「離岸金融市場」。

總括來說，人民幣的區域化戰略，就是一個「離岸中心」，多個「離岸市場」及「在岸市場」的佈局，它是以「在岸市場—離岸中心—離岸市場」為多層次合作的互動關係，其間的區域合作是以各自的功能為定位；例如「離岸市場」可以經營人民幣債券、股票、基金等金融業務，也可以在「離岸中心」發行人民幣債券或股票，透過RQFII進入「在岸市場」。所以，香港是「在岸市場」與「離岸市場」的連接區與緩衝區，從而發揮其整合優勢的作用。

新交津應放寬申請及行雙軌制

為理明言

政府在去年10月推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俗稱新交津），在計劃推出之時，我及不少勞工界人士都已批評該計劃門檻太高，不幸言中，政府原本估計有20萬人申請，但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透露，至今的申請人數得2.5萬人，成功申請則只有1.6萬宗，原意「鼓勵就業」的計劃，根本未能幫助極需車費津貼支援的打工仔。

計劃要求申請人申報全家人的入息及資產，這是完全不合理，早在去年9月，我在此專欄已指出，申請人需要「查家宅」式填報所有收入及資產，根本有如「剝剩條底褲畀人睇」，結果有目共睹。

早前，我完成了一個新交津的調查，主要對象是訪問曾參加過舊交津計劃的市民，結果「驚人」，有逾八成人是再沒有申請新交津，當中有56%正因為家庭入息超過上限。

部分市民的情況正正反映計劃的荒謬性，例如有市民本身月薪6,800元，而兒子畢業後找到時薪工作，月薪約5,000元。根據舊交津津貼計劃，二人均符合申請資格，去年便獲批600元津貼。但在新計劃下，單計丈夫已有12,000元收入，全家總收入超過申請資格，令母子兩人不能再申請。

有月薪6,800元的保安員，每日工作8小時，從青衣到灣仔上班，每月車費達600元多。但由於新計劃申請需填同住家人入息，為免觸及家人私隱，寧放棄數百元津貼。

政府的做法往往令人費解，因為自最低工資時薪28元實施後，一名每日工作10小時、每月工作26日的員工，月入已有7280元（未扣強積金供款），但新交津計劃每月住戶入息限制是6500元（1人住戶）、12000元（2人）、13000元（3人），故只要一個家庭內有兩個人是做全職工作，基本上一定超標。

在執筆之時，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開始「放風」，聲稱不排除放寬入息限額，在此真希望當局盡快檢討有關計劃，不單放寬申請的入息及資產限制，亦希望當局能推出雙軌制，讓申請人可以選擇以個人或家庭單位提出申請，令更多人可以受惠。

政府當局最近呈交了2018年人力資源的推算。這份研究報告對香港未來的人力培訓、勞工市場有着重大的影響，是日後政府政策的重要參考。報告指出了香港經濟在宏觀層面上未來人力供求的大致趨勢，以及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力資源供求上可能出現的差額。這些數據對香港今後的發展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人力供應方面，預計2018年時，勞工供應會升至358萬，年均增長率為0.6%。從教育程度分類，擁有研究程度程度的勞工供應年均增長率7.1%。而擁有初中或以下程度的勞工供應年均減少3.0%。從供應來看，香港勞工的教育程度逐步上升。

人力需求方面，預計2018年時，勞工需求會升至360萬，年均增長率為1.1%。特別在金融服務、資訊及通訊、建造業的勞工需求增長較快。從六大優勢產業的分析來說，教育、醫療、創新科技、環保的人力需求更有明顯的增長。對高學歷程度的勞工需求每年平均增加3.7%至5.5%。

從人力供應及需求的差異來看，2018年將出現勞工短缺的情況，特別是高等教育程度、高技術的。因此，政府在未來幾年須培訓高技術勞工，例如增加大學學額，包括學士、碩士、博士的學額，為香港的勞工供應提供更多較高學歷的勞工。

相反，初中或以下程度的勞工市場將會出現勞工剩餘的情況。政府須進一步加強就業培訓及相關措施，包括津貼、技能提升計劃、求職及職位空缺配對支援等等。這才可提升較低學歷勞工的技術及能力，以配合香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社會的發展。

香港社會面對人口老化、較低技術勞工過剩問題，若處理不好的話，將會是香港社會的一個重大損失，是社會成本的一種。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葉偉明

港府須加強培訓高技術勞工

民建聯人力事務副發言人
甄淑儀

蒯轍元

中國投反對票 阻安理會成西方政治工具

2月4日，在聯合國安理會對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進行表決時，中國堂堂正正、毅然決然地投下否決票。中國投否決票有些出乎西方和同盟的意料之外。在它們看來，因為這一決議草案涉及到俄羅斯在敘利亞的地緣政治利益、戰略安全利益、經濟貿易利益，俄羅斯投反對票是意料中的事；而中國雖然同俄羅斯一樣都對經過三次修改的摩洛哥新草案不贊同，但中國在敘利亞沒有俄羅斯那樣的重大利益，還不至於投反對票，根據中國的一貫做法，投棄權票應在情理之中。豈料中國堅定不移地伸張正義，堅持原則，維護聯合國憲章，阻止安理會成西方除掉異己的工具，防止利比亞悲劇重演，從而義無反顧、毫不猶豫地投下了莊嚴神聖的否決票。

中國這一反對票有如投下重磅政治炸彈，當即把西方炸蒙了，觸動了西方的痛處，點燃了西方怒火，使得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賴斯女士和國務卿希拉里女士氣急敗壞，全然不顧外交禮儀和女性的優雅，歇斯底里發作，分別謾罵和指責中俄兩國投否決票的做法「令人噁心」，是「拙劣之舉」，英法德意等國也紛紛跟隨，大肆攻擊中俄兩國。

中國堅持原則 維護聯合國憲章

更為嚴重的是，美英法帶頭緊接着掀起了在聯合國框架外推垮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全面行動。敘利亞危機將演變成西方武裝支持下的利比亞式代理人戰爭，或聯合阿盟一些國家直接出兵的科索沃式侵略戰爭。總之，一場以摧毀巴沙爾政權的戰爭，即將在美英法主導下全面爆發。對此，想必俄中兩國已了然於胸。投下反對票之後，敘利亞危機局勢非但未獲得緩解，反而變得越來越嚴重。如何化解敘利亞危機演變成西方武裝支持下的戰爭或謂內戰，維護敘利亞國家主權和獨立，實現敘利亞人民自主的政治安排，避免戰爭、內戰、內亂發生，顯然這是中俄兩國與敘利亞巴沙爾政府和反對派急需協商、談判的緊迫問題。

俄羅斯派出了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對外情報局長弗拉德科夫為首的高級代表團，旋即到敘利亞訪問，同巴沙爾總統和政府有關官員會談，評估局勢、商討對策。雖然此次俄敘商談的具體詳情尚未透露，種種跡象表明，俄方已力促巴沙爾加大加快政治改革的力度和進程，以盡快擺脫目前的危機。巴沙爾也承諾盡快盡力推進政治改革，結束國內暴力，並將宣佈在3月對新憲法進行全民公決，5月進行議會選舉。而俄對外情報局長的使命在於，實地考察評估敘利亞危機局勢，特別是軍隊和情報機構的狀況，安撫軍心，以穩定巴沙爾政權。然而，西方對此根本不買賬，更加緊鑼密鼓地加速推行推翻巴沙爾政權的外交輿論準備、組織準備和軍事準備。現已展開從政治外交、媒體輿論方面對敘利亞巴沙爾政權進行狂轟濫炸，從經貿、金融等方面進行制裁圍剿，籌劃建立敘利亞危機工作小組、拼湊反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國際國內聯盟，並在武裝、培訓、援助反

對派方面進行實質性支持，以及由土耳其出面策劃在敘北部設禁飛區的軍事準備。總之，一場直接出兵征戰的科索沃戰爭模式或軍事代理人的利比亞戰爭模式，即將在敘利亞上演。

實現敘利亞民族和解的解決之道

敘利亞戰爭的爆發已處於千鈞一髮的危急狀態。顯然，俄羅斯的政治外交斡旋努力已收效甚微，儘管中國對此已給予了積極的支持。看來，中國已到了挺身而前，另闢蹊徑，化解敘利亞危機或謂即將爆發的敘利亞戰爭的時候了。中國可以派出高級領導人或高級代表團說服聯合國安理會、阿盟和敘利亞政府，盡快派出聯合國和阿盟組成的觀察團，負責全面監督敘政府軍隊和反對派武裝全面實行停火，並立即着手準備和實行敘利亞人民投票公決巴沙爾總統的去留。

敘人民公投結果要巴沙爾下台，巴沙爾就當即把權力移交給副總統，組建各方代表參加的和解的臨時政府，維持國內安定和平，籌備新憲法、國內議會和總統選舉，組建新的民主政府；如果敘人民公投選擇巴沙爾留任，反對派應立即為全國人民利益、正常生活和社會安定，同巴沙爾政府和平談判，解決分歧、危機，商議新憲法的制定、新議會的選舉，改組新政府等。這才是維護敘利亞主權和獨立、尊重敘利亞人民的選擇和決定，化解敘利亞民族衝突和社會矛盾，實現敘利亞民族和解和社會穩定的解決之道。這也是制止西方以任何借口干涉敘利亞內政的霸道行徑，為國際社會和聯合國尋找一條解決諸如發生「阿拉伯之春」之類國家的社會矛盾衝突的治本之道：實施人民自主公投決定執政者去留的主和的和平模式，從而廢棄西方列強借口干涉別國內政的主戰的暴力除掉異己的霸道行徑。

崔偉恒

為何羅姆尼能在佛羅里達州勝出？

美國共和黨的總統提名初選，羅姆尼在佛羅里達州大熱勝出，所得的黨代表票達到87張，大幅拋離其他對手了，他的競選策略主要就是突出那些獨立的人士和中間派的人士，所以這一次就說自己是一個Economy Fixer，能夠穩定經濟。羅姆尼希望打倒奧巴馬，而奧巴馬在處理經濟方面是一籌莫展的，也沒有什麼辦法，再加上之前的富商特朗普就公開支持羅姆尼，所以對於一些中產以上的人士來說是挺有市場。而尤其是在佛羅里達州這個中產省份，較為富有，所以這次贏取勝利都能相當的鼓勵到羅姆尼。

羅姆尼已經穩操勝券？

上次金里奇就在這南卡羅來納州贏了一次，就好像有點暗湧。但現在，羅姆尼也贏了佛羅里達州，可能是已經穩操勝券，因為美國特工處已經提供了保護給羅姆尼，那麼多數穩操勝券，能夠拿到入場券成為共和黨的候選人，才有這個保

護。不過很快他已經拿石頭砸自己的腳。他就說：我不喜歡這個窮人的，有些分析就說他是刻意這麼做的，但這麼說似乎也不是一個良策。另一方面，其實這個金里奇也有錯誤，譬如說，他約了內華達州州長竟然忘記了要去，很多人就說，他的這種做法其實根本不是有心去競爭的，再加上他之前的那些操守的問題，使得共和黨內部的大局已經挺穩定的。

畢菲特稅打擊羅姆尼？

之前羅姆尼，譬如他被傳媒揭發了一些逃稅、避稅的醜聞都很快整頓好。奧巴馬總統自己之前在國情咨文中提到推出畢菲特稅，聚焦在畢菲特的秘書和喬布斯的遺孀，一個很人性化的比較。尤其是在這個畢菲特稅方面，就迫使羅姆尼公開了自己稅單，很快的解釋了事件，對於美國民眾，比較民粹的一個社會來說，是很想一些有錢人或者一些有地位的人尷尬的話，這次可能是成功的，很快的公開了稅單，但能不能成功推動稅

務改革卻很難說，畢竟共和黨有很固定的意識形態，而未必能夠擴展到整個社會，這個是一個大的問號。其實在另一方面，在那麼多的候選人當中，羅姆尼其實在政策解釋的能力，又或者問政的能力是較高的，包括怎麼去解釋自己的政策，解釋政綱，以致他在經濟方面，特別是在從商經驗的方面，也是那麼多候選人當中，譬如，保羅、金里奇或者其他候選人，都是最佳的。

而唯一的變數，筆者估計就是羅姆尼摩門教的身份，這個可能會有一些變數。羅姆尼將面對民主黨的現任總統奧巴馬，因為除非有特殊的因素，譬如越戰期間，詹森放棄提名，否則在任總統都會代表所屬政黨出選，基本上若是沒有競爭提名都會快點定局。共和黨今屆比較亂，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沒有甚麼能人。而其實羅姆尼已經比之前的共和黨的候選人好，包括2008年的麥凱恩，或者96年的多爾，所以羅姆尼將很大可能在十一月大選時面對現任總統奧巴馬。